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三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五首

太傅呂文安公傳

世祖揔攬萬幾倚辦一二三執政執政至東既愈重至上餞愈尊彼挾先資以億命中幸而遇合其獲丘陵次藉先容庶幾巷遇次則循資旅進有若貫魚儻然得之雄距高跱由前則難為後由後則難為前其相依也若輔車其相竭也若寒暑夫何以故患失則然乃若失得不入於心始終不渝其度則呂文安公一

人而已矣公故呂姓出營丘唐御史大夫延之禮部侍郎渭右僕射温殿中侍御史恭晉中書令琦宋太師端博士荀中丞誨太守由誠評事億皆其本支由青齊徙越新昌則自億始歷六世鎌為別祖始遷餘姚之新河歷三世而　太祖興始籍德玉為李國初法峻卒沿聲近而訛歷三世而生公瓊公珍公珍生懋為公瓊後公王父也懋生攺以行義祀贅宗是為公父及公以一品再考公瓊公珍懋攺俱贈少保無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王母蔡氏潘氏王母胡氏俱贈一品夫人封母楊一品太夫人由

青齊歷五百年而興乃得名世弘治甲子六月朔太
夫人樓居夢日卓午爍庭中赤光光四表既寤公乃
生其後命曰瑞日樓則貴徵也太公故善謝文正則
以負劒見公文正竒之斯其殷帝之首服也稍長執
博士業文正益多公文夫夫國工異日者當出吾上
館之家塾屬其子學士丕程督之學士入朝載之俱
北紹介而見之費文憲亦以公輔器之戊子與計偕
壬辰舉進士其年選庶吉士覆試得公　太上問庶
吉士若而人誰可屬大事李文康密以公對業已志
之心甲午第相材授國史檢討丁酉校　列聖御製

文集充經筵展書官既上程書出就南國子司業歲
久則以右中允攝南京翰林院轉左中允攝左春坊
丙午主試京師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爲首義錄呈
稱　旨簡在帝心戊申遷陞兩京國子監祭酒己酉
上命增置夾輔枚卜者六臣末䟽公名留十日不下
陰屬耳目跡六臣者何如人既下則惟南太宰及大
司成公以少詹事入閣辦事續修　大明會典充摠
裁尋　召入直廬庚戌陞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
癸丑　上修輔臣功大學士本陞禮部尚書命禁中
乘船乘馬甲寅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丙辰

奉　旨攝吏部事考察部寺督撫諸大臣臺省諸郎
尋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丁巳歷一品考進階光
祿大夫勳柱國兼太子太傅庚申歷六年考兼吏大
學士俸加少傅　太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百官受
成莫不凛凛分宜耄矣冑子無良華亭肩隨深中重
發公以赤心上結　明主斷斷無他猶之清廟鑾刀
和而後斷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闉　上御永壽宮召
入直諸臣問方略臣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
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保僵尸瘡痍就死
請亟下令掩骼埋胔發賑蠲租京營故多糜軍請亟

更張以善後疏再入悉然納之咸寧侯鸞督都御史商大節乃坐推避律比失機臣本上言此比附律也即罪在推避宜與臨敵殊科不聽既又言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岸分發邊兵于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其意云何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不爲不預鸞復要戶部載糒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禾誖之誖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　太上問輔臣云何臣本極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爲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將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藉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

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　上曰善悉罷市議毋開端
釁敗誅奉　旨再議戎政癸丑徐邳大溢饑民輕為
邪　上用公言命漕河二都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
倉糧四萬石兩淮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
出賑之既而河復淤請遣祭川岳之神水乃就道省
臣建議請築外城則以時詘舉贏第自南關首事即
以一面經費三面可以類推　上數問輔臣不四面
非王制也于時諸執政及當事諸臣胥命工所公言
城南民物蕃廡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裁南面衢萬
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

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為
患衝齧諸陵神路石橋有差　上遣公視之特旨問
狀對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
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
患矣　詔選民間子弟尚長公主待命者三人時中
宮久虛命輔臣代選公首舉李和以進從之丙辰
上命公主會試丁巳　殿門災先築大朝門請減材
圍徑差小即舊石爨茀追琢新之其年大同歲豐一
緡幾得一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
之年終可省三倍職方郎唐順之言邊事　上問邊

兵入衛起自何時臣本對曰　祖宗四征不庭皆發京庫以往正德中江彬擁邊方扈南狩僉見者以爲不然自是邊兵果驕遂有大同之謀鬻受兵柄歲徵邊兵入衛京陵屬薊兵入關督臣始奏留二軍防守因循未徹遂以爲常　清問及之計深遠矣光祿寺歲多冒破命舉較著者以聞臣本上言光祿故額二十四萬歲歲羸其半或以佐司空乃今官掖撙節有常歲費至三十六萬要之出入無藝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關支之弊一門禁之弊一磁器之弊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科察而籍奏之尚方所需必援符必

登籍以待歲會且法行自近臣等備員近臣常祿有
供大官有稍復以在直日饔三飯請罷之　上悉用
其言日損再飯先是己酉　莊敬太子立無何薨
上諱言儲言者見坐辛亥禮臣疏請公奉　旨陳言
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　祖
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閤第本支
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槩論不納
壬子春　裕王始冠命大學士本賛冠明年請　二
王就宮中婚　上問故對曰名分未正不宜並出而
婚耦則上疑軋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　太后

有　中宮有、東宮今　陛下骨肉親惟　二王耳悉出居外獨柰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謬以建立儲爲發語　上大怒傳上刑臣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二王同居分邸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　聖心密定久矣徒以已酉爲鑒驚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國人心自定寧詎以人廢言　上心然之即諭輔臣景王當遵　祖制令之國卒之翊　穆考開太平公誠社稷臣也辛酉五月太夫人以天年終上下卹典並從優遣行人護送馳驛扶櫬歸葬公具

疏謝以哀毀聞洛河入冊　上下手札問疾賜冡子
元告扶侍加意惓惓公自通籍以及居喪凡三十稔
都文學侍從者十有七都相位者十有三奉命一同
考會試一主鄉試四讀卷四分獻南郊再獻北郊六
祭帝社稷七遣祭先師雅言避名避利避權三者雖
恐其不去已端行卻步後其身而身先李文康故急
公不欲出公司業次當出者億東宮且立睥睨宮僚
詭云汝立逝將將毋而南南所願也文康問公狀公
佯諾之司業業已當南面師攫不任耳於本何擇居
七年不調由由自如　上下相始得公下內閣議授

秩分宜密遣家監以告牘之十緡家監嗛之欧少詹
事秩視大司成等庚戌舉進士賜宴南宮禮官則以
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居三品之上
弗從既則擬以品爲差　上徑命之居二品未得上
坐華亭入相後公者四年公引身下之遂躐公上其
後　上孳孳求舊擁格亦猶分宜司隸擁公孤諸柄
具在肺腑公獨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卻
公無所預槩諸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先是島夷弄
兵諸郡縣盡城守縣故城江北而江南無城南市殷
殷什倍江北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有如通州淮

安臨清犄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邪佻者以爲諱不用命公謝曰吾未奉 君命而與大役諱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既得請則胡督府董成迄告成功民不知役于是人人頌公功德祠事龍山語具華亭公新城記慈谿公生祠記中備矣公既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履畝請均粮既則徵徭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絜爲令 穆考即位公請呂姓反本以志不忘屬冢子譜大宗躬修新昌萬十二公庚五公二墓凡諸祖墓各置祭田葺別祖祠改樹王

父墓門人遞以省方至爲公築館西郊乃延東越二
大方家聚徒講學公金口木舌壹禀於躬行季年構
齋居則以期齋自命蓋亦以先民自期耳寧詎以百
年期哉　今上嗣曆十有一年公登大耋　命監大
夫部使者以禮存問里中歲給夫月給米皆異數丙
戌公喪一品夫人夏寓書不佞道昆爲之立傳既得
卹典遣行人造墳丁亥諸子姓以初度稱觴公乃大
歡家慶無兩六之日忽不豫隣里聞室中樂聲公正
考終春秋八十有四　今上聞訃爲之徹朝賜祭九
壇遣行人開壙合葬贈太傅謚文安廕一孫中書舍

人　國恩厚矣公息子六任中書舍人者四長元進祠部郎次允又次兗進膳部郎叔子兗任成均歷三千石五子覺入太學六子甦授光祿署丞中女字謝用模文正孫也年十五與計偕中道殤女以烈殉冢孫亂昌天下士也故嘗北面不佞今守天官尚書郎凡諸子姓婚姻具在碑志祠部當室復以公傳屬道昆作者則少師少傳少宰三公述之詳矣道昆不佞悉能贊一辭往爲郎三家鼎立公獨恢然相度休休有容並以文事受知惟公相視莫逆卒之遁及難老三臺作朋要以分宜凶終華亭滋大惟公聲實純粹

即有口者無後言借曰讓名名歸之矣利權亡論也
有莘以阿衡相罔以寵利居成功往公由客勿而攝
端揆則阿衡事有莘不得專美矣

奚覺生傳

嘉靖中諸任子競豪舉必求醇厚爾雅者宜無若公
子元初呂文安公守諸生逆一品夫人夏是為公子
母時王父見倍王母楊大夫人始踰耆丁亥母有身
王母夢王父與語吾兒當首舉子為吾聞孫若茀拊
之母子舍以也季秋二十有五日公子生王母擇有
乳者寢中與幼子同卧起既見之作命名曰元始知

方從母奉王母就京師養幼而好弄公目攝之此兒跳梁且不類諸大父曰否君未睹神駒邪即不馴一舉千里馴直將為駑耳惡用跋跋母訓曰母然亟折節以安父母公子唯唯遂力學如成人從公之南雍退食程業駸駸日益既冠公以調甫字之癸卯補縣諸生再入試皆不偶初薛武進補齊學公曹以其負氣為疵薛嘸之無所發則以相門[illegible]氏為口實子能勿入場調甫遂弃博士家言去而脩古癸丑被恩命任中書舍人自言元父以蔭勿微勞賞延無似元猶豚犬耳何敢饕　君父恩即異日無能自致青

雲祗讀父書以共子職公不可方命之謂何始拜命
給事西内歲賜尚方衣公入直　禁中少出休沐調
甫當戸凡將迎報謁率中節文暇則檢中秘書及
先朝實錄以備顧問入奉王毋若毋務盡驩公得精
白一心無内顧既奉使入楚冊封龍陽王德安王樊
山王登太和山祝　天子壽次王毋壽次父毋壽玄
君昭格金殿現五色光會倭入東南張甚胡督府故
習調甫具文武材延之幕中受方略既底績督府將
上調甫功調甫力謝之元以使事過父毋之邦寧詎
敢冐行間賞餘姚故夾江而邑江以南未及城民居

故饒什倍江北相公移書所部亟城江南惡少焚公
家材木千章格不用命公歎曰葵猶能衛其足吾獨
不能爲州里衛邪屬調甫從諸鄉大夫上書得請而
後從事調甫歸與役會從徐令相度而城之城成邑
中始祠事公以報功德已未會試調甫充收掌試卷
官先白同事十七大夫今日之事公事也毋執苛禮
毋涉私交且甲辰有瑕咎在掌卷元不足惜無寧玷
諸名公諸大夫敬諾遂以次分卷無或參差每房應
中南卷若干北卷若干中卷若干揭定額于片牘中
無或增減既畢事閒無人言再考中書主諸侯王符

冊書券　景王之國金冊悉出手書王毋弃世邸中
相公哭踊昏瞀凡諸大事悉命調甫任之時　上遣
大宗伯臨其喪　裕邸遣戚畹大金吾賜祭百司來
吊皆調甫應門人言太夫人得調甫爲冢孫太公之
夢有徵矣　上特賜告扶侍馳驛南還先發驛書所
過毋庸祭奠舟至不艤厨傳悉以艇餞吏津吏候人
殆不知相公且至且行矣歸從呂𦈢部奉　命治太
夫人喪遂攻形家言得兆龍山爲吉營葬賜金董葺
相公悉出歲祿之羨諸弟弗與聞公門人張直指按
浙中由中書起即以同官傾心調甫片言無所借資

嘗抵白岳謁玄君胡督府遣王將軍護夫人喪歸葬
時礦徒竊發出於潜王掩其羣坐刼輜重悉下之獄
調甫白之直指釋無辜者三百人盖死者半之無及
矣大事畢入掌中書乙丑歷九年考進祠部郎元配
鄉累封孺人矣再使　冊封魯世子郤餽如封楚時
則以父母高年幸而康食假以一日之養不啻三公
遂稱疾上書請得終養公出居郡則從之郡居邑則
從之邑鶴鳴子和不求聲聞朝夕承驩餘二十年所
公年八十　今上並遣所部存問於家調甫相公周
旋亡不中禮旣受公命卜兆得新湖之姜山奉公周

覽以爲宜寃家堂皇隊表儀從旣周且澤其贄皆調
甫之自出諸弟亦弗與聞丙戌七夕毋捐梧棬調甫
遜絕遜匙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公欽泣曰毋亡父亦
旦夕耳汝於而毋孝矣而父身後將安主邪調甫遵
命茹哀乃始歠粥遣子倘基請　卹視秩典有加明
年相公以天年終則六月六日也調甫愈慟居後喪
踰前喪自以朞月而延二親不孝無死所矣季叔曰
事親三有禮而後孝子之身終生事居一焉祭葬皆
禮也調甫改慮以從季叔匍匐請　卹於朝祭葬贈
諡廕叙畢周九地庶幾無負其出入艱險則黃河覆

卌阜城遇寇皆有天幸　上遣行人開壙合葬已丑
元日禮成公生祠故在龍山未及舉祭抵所部下督
學議命有司春秋祠事有常復葬地祭田絜爲令既
則公時在郡截山復構一祠于彼乎于此乎不可度
也矧可射也築公年譜以志勿忘自卜地郡南官山
之陽以備封樹歲在寅卯郡縣舉鄉射禮遞逆調甫
爲介爲賓其行義具移督學書中列在惇史晚而聞
道有味乎列子之言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天地同歸于盡奚覺無一人自命曰奚覺生蓋歌陶
而有得者也泰茅氏曰莊生善通物故能齊物不税

生不惡死故能齊死生夫非獨覺也與哉夫人必大夢而後大覺耳調甫公孤主蹤出入金馬門執節齊楚之都周咨遠覽公在與在公歸與歸宣力公家先後四紀視諸相舍朝為市而夕為虛栩栩翩翩成然覺矣季年自適其適庶幾靖節其人儻然而遇鄭圃公家城千古猶旦暮也或曰逢世之佳公子然乎哉

隱君子周有道傳

正嘉之際論道者各主齊盟東越則王文成南粵則湛文簡瞠乎文成之後者為鄒文莊高陵永豐則與文簡相師友自道術既裂專門者持兩端或主躬行

或求神解顧襲躬行者以貌襲神解者以言要以由中百不得一即庭内不能無間況望門而瞰者乎鄙人何知根于心之謂道合于一之謂道不以貌不以言藉令嘐嘐爲狂踽踽爲狷苟以是心至庶幾跂及於中行何以故由中故也潮有隱君子曰周乎先字克道學士大夫高其義且稱有道云正德中舉粤高第則趨函丈受業文簡之門于時及門者數十百人倡明體認天理之學有道聞之若發矇也退而就高陵呂仲木永豐呂汝德兩先生者揚搉之高陵嘗言精一執中本日用常行之事原自平易祇人以爲難

有道應聲曰固然其知者易之其不知者難之耳高
陵避席曰克道逮及此邪則爲文簡誦之文簡躍然
而喜斯文未喪吾黨有人及文簡入貳秩宗有道從
永豐送之千里有道瞿瞿然適也將罷計偕永豐謂
其倍于中庸乃就高高陵決策高陵歎曰行藏猶饑飽
耳吾自知之吾自策之如以吾腹而度他人之心懼
旣飽而强飯有道于是乎歸隱卜居桃谿則以毋薦
春秋高第白首子舍乃築善養堂以侍晨夕躬帥楊
恭人奉毋歡粲求志堂于西山聚徒講業跬步不出
戶外竿牘不入公門考直方處士故祠事大宗有道

增葺之準家禮行宗法置田以贍聚食佐桼盛嘗與所善者姚世郁偕行姚及僮僕皆疫有道義不避難生死相依死則殯之歸其櫬洪直指垣按粵從文簡游有道出入與俱相悅滋甚伯子光陽應鄉試有道堅自閉不與通畢試失光陽直指謝不斂有道自謂非祁奚子終不以舐犢故干使者權歲壬寅有道艾矣寢疾且革聞鄰有哭聲力疾援筆爲詩待期而盡其詩曰日月有晦望草木有冬春榮枯理則然死以反吾真蜉蝣有旦暮吾年已五旬但念生理順勿惡死爲隣即革攝衣冠出正寢拜毋永訣毋幸無恙見

從此辭顧命恭人婦在猶子在也悉出裨褫篋笥分給所親乃屛婦人得正而斃三子奉治命得兆西山光陽弁文簡乞銘其質行可概見所部承郡縣博士諸生黨正里胥議奉有道入祀賢宗人言有道通窮達一死生隱則真隱儒則真儒根極於心無庸言貌爲也借曰文簡之自出其殆青於藍乎游南嶽侵島夷大入桃谿不保三子負毋而娶縣城舊廬爲墟有道乎澤無餘燼矣其年毋即世伯尋亡仲光命季光鎬暨冢孫篤渠奉毋喪祔西山即文簡所志墓也三年喪畢季舉孝廉北面永豐執弟子禮永豐知故業

及于兵燹出一二遺草授之歸居無何篤棐以明經首舉相與校讐入梓纚纚乎入道之言及季對公車最天官考贈父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既守順德最二千石贈父中憲大夫譽命洋洋萃敦高尚予之勑曰抱道之士予之　誥曰碩德名儒季由蜀郡歷監司恭知政事博學礪行具文武材居然君子之子矣司馬氏曰周之先居道州元公後也別祖曰梅叟守潮而家焉有道祖述元公則世類以也宋大儒猶五嶽元公其微宗與南粤之學昉於陳盛于湛世之耳視者一爲玉一爲瑨顧文簡得有道爲徒是足以

大吾門矣昔仲尼登鮑叔於管仲直以薦賢居多即
一匡之功視片言詘矣彼其伏鵠卵者必曾雞也吾
于文簡亦云

世叔十一府君傳

吾宗分門者三吾門爲上高祖而下宗曾大父伯鳴
公曾大父而下宗世大父守仁公世大父生十一府
君字文盛諱良榕盖繼别之宗是曰世叔次世大父
者爲先大父以不孝貴贈侍中世大毋徐出路口叅
歲皆不宜子弘治甲子正月大父始舉先府君二月
舉先叔十府君歲杪世大父舉十一府君一歲懸弧

者三三者皆人傑也吾家自曾大父以上率孝弟力田自大父亢賈始宗鹽筴世大父亦罷北賈與大父俱相與起甌括徙武林業駸駸起世大父則以中歲僅獨子宜蚤婚娶氏謂谿南吳翁女良第差少耳卜之上吉叔毋年十五而笄世叔出武林從世大父受賈世大父若吾大父目三子皆能賈吾兩人者盡歸休吾父叔喜事而張其息日削世叔獨操故業斷斷無他歲計有餘貲斧日益于時七穆並起世叔爲魁即不自用其長當大事能無懼巳亥海大溢没課鹽數十萬有奇諸賈以貲斧亡皆號泣世叔自若或叩

之則曰天災流行亡于此則獲于彼乃今上游之賈三倍矣所得倍于所亡既而果然諸賈大服邊商故慣伎率自逞齮南人脫有違言南人爭辟易世叔列邊商不法狀言之御史臺比出臺門羣黨攘臂以當世叔世叔大呼臺垣之右御史遣胥徒逮之既而同曹擁大衆赴市中邊商乃負世叔他日遇之道皆避道左脩故讎丙午曹御史忭按部中當掣期檄周山人監衡石駔儈醵諸賈三百金陰行覘事覺周急自解而首于曹覘者以醵金爲差列世叔名居首曹捕之急世叔亡既亡諸父皆械連逕挺身入圜土如坐

名即主則榕在諸兄弟無辜如坐所由則榕亦無罪曹故鷙捕者卒九死一生曾以奔喪行代者為鄢御史先屬袁司理按其事罪在隱者三覬者五要之其投有郤山陰居二焉鄢以為然世叔得免及冢子道賄受賈視世叔愈工不策而居贏得過倍世叔則以大司農歲入淮奉什二浙奉百二浙僅當淮之仂故令上賈賈淮若第徙業于斯而翁從此歸矣歸則治田宅浚陂池卜堪輿樹丘墓里有常征則先發邑有大役則先受工工作紛起則神愈王氣愈充暇則塊然如坐嘉石日召縫人一使司門梓人一使治木稚

言古人以宴安爲鴆毒固非虛言吾聞丁丁斧聲如
奏椌楬祝敔藉茀令墻面簡其無人則惟恐鬥尖子
道曄爲郡諸生尋入太學爲園十畝蒔花木百章世
叔怒持斧斷其楹何物狂且干吾家法冢子奉詔例
以貲授叅軍世叔叱之寧詎輕千乘之業而博一椽
先是道昆東游學禮世叔乃資餼脩既通籍數歸寧
每從世叔論事世叔笑曰兒子不解事僅持文墨得
官椎直少文蓋其天性顧其中長者故閭里鄉黨多
歸之老嬰末疾必扶掖而後行曳杖踆踆出入無倦
已卯十月喪吾叔十府君十二月喪世叔辛巳八月

曁先府君盖父黨二十餘曹三府君皆以甲子降三壽於是乎作朋矣二子將舉世叔喪既屬道昆志墓門之石卜期不得姑緩之孫一濛謁伯父方討宗盟請爲大父立傳竊惟世大父修八尺昂昂若梁木高十仞而無枝目光如隼鼻如狻猊敦朴葆眞盖葛天氏之民也世叔狼胡虎視彊幹而聲揚即悃愊無華猶之乎三代直道之遺民也冢子貌不若祖禰而心討過之殆令雍梁宣曲之民耳顧世叔倍世大父之業三冢子倍世叔之業七無亦受命於天而已豈惟受命於形哉揆之天時世大父其始復也長日至矣

世叔其春乎冢子其夏乎一爲蟠根一爲本實一爲枝葉其所由來者漸矣概諸父作于述世叔其無憂乎

再從叔十六府君傳

諸父二十有一人皆七穆之自出王叔父守中公三息子長三府君次七府君皆吾伯父叔居季是爲十六府君叔諱良權文時字也王叔父從余王父賈鹽筴由甄括徙武林王叔父歸老于家三府君居中握算七府君居三衢職交易十六府君由海之江之衢之歙職轉輸時世父十一府君席故饒業滋起是三

府君者以材力勝駢肩及之時王叔父倡五宗新路寢私治賓舍一子舍三凡百供需不徵而集克家有子其力居多要以伯氏沉潛發必中的季氏善心計固無它腸叔齒居早嚴事先司馬先司馬謂叔如其豁達大度弟不如兄如其與時逐得萬貨之情兄不如弟少相與習技擊先司馬冠軍叔歸而與從弟有違言不相下叔且擐衣從之矣從弟白先司馬狀先司馬善言平之陰讓叔曰吾故以若爲虐弁如之何觸石而輕嘗之也叔謝不敏由是愈益恂恂王叔毋蔣棄桮棬諸毋各持家秉時巫覡爲政諸子女時以

口腹爲殃神降輒命沙門修佛事入歙鹽價悉稾之家逓遣一老蒼頭負笥如漁者括常山如外府諸掌計亡敢誰何頃之喪伯氏武林叔代轉轂毋錢浸削羸得歲減有差而鼎足三分其費滋溢叔傷伯氏之不憖也内政之多門也漏卮不可取盈昃日不可復振也毋操書計則瞪目躹躹遂投筆而深自傷吾力竭矣先是三府君即世内有煩言屬余居閒諭以大義伯故長者無寧以苛細毛擧之至是諸子姓吺吺亦以歲會來討叔無以應屬余居閒余察叔重爲邪無所問語其出入參若一語其功則季孟同叔聞而

有概于心兄子得我矣我之自我惟所命之不爲厚利而弇寧務苟得不爲名高而矯寧居下流飾巾待期則吾事也卒年五十有二爲嘉靖庚申叔毋程出臨河乃今八十有一毋黨之上壽也余雅言三府君有長者行後世不啻士崩天道果無知乎莫之致詰叔六舉子視吾黨最蕃長道照次道原次道敏亦在魯衛之間次道顯儒而殀次道晉次道弘六位正而龍與其五且夾輔之矣仁者有後故難爲前借曰無知爽于孟而徵于季說言乎兌六子乃周則西成之卦也多男子則多累殆非伊耆氏之言華封人無庸

辨矣

太函集卷之三十九

太函集卷之四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五首

許本善傳

嘉靖中歙人許穀上十三策先謁守令言疆事所尤急者三歙附郛不城此國初制也頃島夷入浙列邑悉城歙雖嚴居其東畧相脣齒且括徒盜金穴蟻聚遂安即有不虞非城不守乃今百里子來以奉百姓力足舉羸上兵伐謀請亟城歙歙連六郡矜保界以壯金湯惟中丞直指歲周巡郡縣畫地而治雖在甸

服請置監司分部之歲久承平尺籍皆不爲賴徒餉丁夫以代受甲率不教而弃之請置材官訓一旅以備緩急越在草莽願爲肉食者謀守令心壯之格不達歲乙卯倭突越圍西奔時太守陶公代朱公聞警未發寇潛入界始徵衆登陴四顧城下無周隍民居或傳諸堞朱下令亟夷版屋毋延火攻轂宣言曰寇或薄城吾毀城以守凡吾矢石所及內外皆爲吾藩效死而與民守之古之道也智不及此未距守而先毀夷脫有漏師示弱已甚陶公謂善地利不如人和東門當虜之衝且近縣閭閻視城內等若能爲我守

東門乎轂奮身應曰能則擐短後操長兵先登以為
民望朱目攝之曰壯士是嘗以三箭干縣官適未用
其言以至於此寇深入乃遂五門史令以安車奉老
毋躬挾圖籍呼東門轂堅閉如故今日之事軍事也
即君命有所不受何有令君轂智不逮挈瓶守不假
器令望門頓足曰君以吾不令也者而弃之吾無憾
有毋且老死則何辜轂曰自列邑以首鼠敗謀寇至
不知所備彼其所虔劉者係累者夫非盡人之毋邪
藉第令城成太毋有安宅矣令仰天而誓曰吾悔不
用君言所不亟城者有如日轂乃啓門內令䟡踖而

謝無謀穀盛軍容晝旌旗夜火鼓譟更者以期至失
期有誅寇五十三人聞先聲而退二舍乃由間道出
宛陵薄秣陵而東京邑騷動陶朱二公舉酒相勞令
始堅議歛城度地鳩工必得是夫爲植會行部以例
授章服令得假穀便宜則予一騎出入郊關二胥持
白挺前諸不用命者受杖穀曰此吾父母國不任者
非夫經始議裁既議版築既議塼埴延袤若干里睥
睨若干堵亭障若干所計費城旦若干緡令握算覆
之不爽尺寸既告成事折節歸田先是父處士引年
各以千金授三息子伯禾用積著傾鄣仲即穀字本

善生而豐下匙然丈夫少以技擊豪即壯碩益輕捷
挺一劍作盤旋舞覘者莫得其瑕馬上橫槊絶塵而
奔挽五石弓無不中命人言乃公便便耳夫非戰勝
而肥者邪伯風仲曰吾汝起田間汝不問家人產吾
稼汝猶聊足以供春秋因自命曰春田而命仲曰秋
田日幾幾望其穫矣處士耆舉季子稱伯兄命之儒
仲負不羈且格猛噬嘗被酒卧嶺北虎以食犬後至
枕其脛而覺之起而熟視曰彼無忮心乘卧殺之不
武遂舍之去人以為神比入少年塲則比竹投壺謳
歌蹴踘無不中節雅言隆準公大度彼儒冠安足溺

哉故薄為儒及謝縣大夫黜訓詁而理章句乃更為文公小學故不襲陳言行吟里中壹禀于自適將服賈資斧不具伯予千金乃販繒航海而賈島中贏得百倍舟薄浯嶼羣盜悉掠之伯再予千金就近市賈適歲凶民有殍悉發窖粟以賑嗸嗸伯三予千金無德色仲乃擇地而賈賈就李之皂林仲始至諸三老豪傑爭以牛酒勞之仲遞酬百觚會暑甚以厥暴疢其年庚午當鶉火中其生與余同年同月同旬先余五日耳行年未艾乃即首丘惜也仲從磐溪方處士受室初不宜子乃進吳姬嫡子三長景曉以掾吏待

除無祿即世次景曙更名師古故籍郡諸生頃投筆而錄塞上功封千萬戶揔册師浯澳獲盜艘海外面縛百人掠仲舟者若而人不則其子或其黨也自言太公假手於當戶子敢不伏辜既自浯澳徙中平則故鄉也讀父書舉遺筴儼若于其身親見之次景章行五庶子景星行二爲世父後主太子詹事簿次景晟行四次景晨行六嫡庶遞舉閩若一以文武顯者各一人大岳之胤居東門稱閩右者首東門氏相公爲仲諸父伯仲皆嚴事之仲小饒供具相及庖廪及舉內史第一與計偕仲奉一緡爲取酒資業已垂橐

相公得之甚視伯有加師古自言不自意食先人之報于大父行二子始有今日仲即豪舉出入不倍于人倫少伯十餘年父視伯長季二十餘年子視季斯其以孝爲友不亦恂恂長者哉比閭里質成片言立解務倜儻矜已諾翩翩古國士風即當阨即歸眞適有神明之應冊下浙江覆相屬者十有八仲施施自若若有神人維冊而濟通莊其沒皂林居人尸祝之以主土地應若祈嚮迄今香火不衰生爲俠士歿爲明神仲庶幾矣司馬氏曰劇孟匹夫條侯得之如得一敵國俠矣哉然以俠終則偏師也本善以布衣盡

策柳孰知其雌雄及三策畢行功見言信卒之引身而退一龍一蛇老氏有言不欲珞珞如玉碌碌如石則本善其人乎師古具文武材職在旗鼓軍志有進無退師古勉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吾將以是爲教父

儒俠傳

昔韓非子排儒擊俠史遷述之余竊討其不然無寧舉一廢百文則苛細文而有緯則閎儒武則彊梁武而有經則節俠二者蓋相爲用何可廢哉余發跡郡諸生習同學方在宥及家食因在宥三丈夫子善方

景真景真結余仲氏爲肺腑親其人長者故嘗執博士業去而治四詩攻六書即修幹魁梧冠不危帶不博王父由聯墅遷巖鎮依近屬居焉父幼而瘠不能問家人産景真年踰舞象出儒入商問父故貲則世父董出入幾盡矣父收餘燼將改圖慮景真少年或生得失則槖以授家監福歲取息供需景真脫婦裝益之賈齊魯毋汪故爲富翁婦齎用紛華浸久不鮮居嘗怏怏景真攖婦之腴以爲毋毋傷毋心福載木棉二艘艤三河口會　上命開留河通運道截舟行一夕暴漲滔天數千艘皆葬魚腹俯仰相顧脫粟不

鹽在宥故多景真此九方之國馬也乃召景真主鹽筴厚精之景真雅以然諾重諸交游喜任俠汪子木五世祖墓矣其妣滕也蕞葬累百年適子孫力持之不得合葬子木憤無所發仰天而呼所不祔者非夫第求劒俠以佐吾事景真撫其背曰無巳甚此可以禮法爭也即三尺劒無所用之幸而聽吾則三寸舌足矣歸而伸大義諭諸適子孫陰上吉期率諸力作一夕爲之合葬即子木不知也諸適子孫皆以爲義舉無間言緜者程其章春秋二十有四景真具三十金爲采逆胡氏女室之後程湏三百金募册濟上三

盜附舟東下次清河寓壽壽諸同舟席捲而遁旣覺將自沈舟人言景舟故急君近在瓜渚比至則解衣衣之胠篋賙之于時景眞以詘爲贏且垂橐矣頃以河舟之厄父四息則叔季未婚父與子婿汪孝廉籌之乃今惟新故二舍耳四子則已婚未婚各爲耦鬮分之顧在巖鎭者新居爲肥故聡墅爲廢業即巳婚者得巖鎭則助叔季納聘或未婚者得之無庸助矣景眞乃得廢業卒助二弟婚即仲故以婚貸于鄰卒代歸責景眞在事烝烝然厚于人倫義激則響應之無所恡胥命鉛槧將爲名高在宥日討而訓之若貫

人子耳良賈兢兢墨守毋耽曲蓺毋眡廣文景真不用其言心隱隱有郤遂削歲精禮意少衰夷醜不平將扶義以要其復景真不可無寧居其薄貧伯疇昔之知從頌而辭結社如禊稱聲詩作書契傾其曹客言以景真之材朝發夕至足當千乘之客寧事刀錐景真謝曰伯固以此詬嚴耕寧詎甚而懟伯且父毋在不敢以不肖之身徇人既終毋喪北游臨清之滸市遇文學吳寵畤國子嘉龍介文學而見景真退語文學曰甚然丈夫得時即駕文學曰善顧馭之者何如人浸假可當孫陽愼毋失斯人也肅之張秋奉千

金爲壽居三歲祭其俗故偷悉收毋子錢畢歸國子文學問之故嚴耕安敢屣千金此中市猾恣睢商賈轃至賈平則息滋薄姦藪則禍易生無令它日傷吾子之明且得過國子國子避席君固薄此邪嘉誼將傾橐授君君主長蘆鹽筴此其羨耳景真高其義且持兩端汪氏姊執景真衣泣俱下吾弟吾家柱石安事遠遊在宥亦固留之俯首陳謝亦景真棄伯伯固未嘗薄景真留無行復屬掌計及在宥即世諸子三分之景真故在荆州將以賈茶入蜀資斧董董聞者爭附之輩二千緡一日至時二弟碌碌人下召之

與俱歲在龍蛇贏得過當景眞歸利浸減人人生心既而入穿窬降焚戚什五歸亡何有之鄉景眞長太息曰昔魯仲連脩安平君政坐此耳遂奮身入蜀恢復乃歸景眞故豁達自知知人善任博徒莱宗魯小有材首事以宗魯先卒得其力其後用程宗敏躁而疏嘗搆惡少相仇故焚積著千金以上景眞無所問愈益任之既又焚者踰三千難猶未已授館則沙市顯者有司坐償屋價三百金遂下士師人言從此得而甘心矣景眞陰授方畧令藉景眞名貸而償之聞者吸吸有是哉其迂也景眞深自念曰昔秦穆再免

孟明而霸孟明三報秦穆而伸使余不遇伯氏若國子君賢於宗斂僅五十步耳荆州西度河出沙市故老方鎰方鎡為橋曰白雲橋旁築一庵曰白雲庵蓋景真大父行也歲久而圮景真獨力更新及張太守奉命疏河削方氏署名攘為公績太守去郡居民請復之景真笑曰利在橋不在名且橋在名亡則亦未嘗不利橋亡則利俱亡矣焉用名衆舉手加額曰此長者之言也荆州俗有小神能為淫蠱抗之則縱火輕則揚沙盖夔魍族也方氏儆舍故覆陶為屋尸祝之一或不虔燔其室吳子甲代至奉如初神以蜡月

當生辰比屋鷹白雞鶩灑血以祀巫以竹卜得勝𣫭
乃行景真以爲矯誣端坐自若比中夜不得𣫭祈者
百端巫曰無將以新客不拜留行乃得兆衆彊景真
拜景真命之曰吾一拜而兆則有神拜下果然衆皆
咋指景真誓之曰令而後神無虐吾家祀事有常否
則淫昬吾滅而祀由是而神不擾事聞新都在宥謂
曰能敬之不若能遠之景真再至荆州移文神所遷
于白雲庵之隙地遂絶響無聞巖鎮面水之居從兄
弟受直而歸者半季以反目去之蜀將求他婚季婦
銜之無所歸咎將釋憾于冢婦梱内多惡聲景真歎

曰吾過也用婦言而戕手足無不祥大焉比中居室兩楹兄弟具在故嘗請命司馬署曰有方違言祀于闈帷非禮也吾謹避之耳遂卜中市治一室余更署曰立庭避舍而居即長舌無所頰矣季不受命將漁色平康法言不從長傲自遂乃載重逃匿招之不歸召者詰之則曰必欲相見毋計故貲毋問今贏乃可景眞敬諾第召之來吾故無以爲家祝在原猶在四體乃今幸有託矣詎恐閱墻季信之歸而蒲伏謝過嘗言禮之于人大矣趨庭之教于是乎皇皇遂以三禮授長子斗符是爲仲氏甥也泰茅氏曰謂景眞儒

宜非游夏謂景貢俠宜非原嘗晏之質有其文儒行彰而儒名掩矣乃若通有無急緩急解紛排難無論戚疏概諸中庸不越乎規矩準繩之外此之爲俠春秋所難由今以談謂之儒謂之俠可也謂之非儒謂之非俠可也謂之儒非儒俠非俠亦可也胡然而儒也胡然而俠也韓非子將焉傳之

聶少翁傳

聶氏望清江自漢丹陽太守始其功德著邦國洽幽明自漢迄今廟食勿絕子姓之英六七作世濟其靈或爲王或爲王太子皆既歿而封者也具在祀典共比

屋社而稷之唐宋之交徙歙而真人出入主北面賜
號逍遥太師錬師紹元則諸孫也其終始靈異具余
傳中少翁生清江盖玉笥之胄也曾大父庭脩儒行
息子五長公播歷太僕丞太僕舉獨子時籍太學少
不宜子大僕三禱茅山夢茅君賜一嬰兒是當而尸
歸而少翁乃降與夢符既孤弱不勝蟹韋近屬多子
直以其卵也者而破之少翁則以祖禰皆慕長生厥
有世德浸假不死之藥可得庶幾乎骨可肉死可生
即骨立而死爲隣吾知免矣乃分遣家監詣名山求
異人居數年至者皆亡驗入學故得通微顯化真人

像少翁虔奉之齋中冬日一中歲士皂帽布衣踞石當門有飢寒色少翁肅之入居齋居煬之爐擁之緼且奉湯沐進机羞居浹辰得分遣求仙狀乃探囊出靈藥一七餌少翁無何膚革充盈神髮髮王矣少翁奉百金爲壽麾而屬舍人子悉製衣屨散諸黃冠居三年有嚴無怠乃始抉五氣之精撮三元之要屬耳而授少翁戒以勿狥匪人勿泄天寶由此遇合當在都門時方士恣睢負乘致寇毋糜好爵人禍從之吾從此往矣既去異香滿室踰月不衰諸長老言此儻然來耳若幸無恙弟亟以貲爲郎少翁乃待命大農

將受業函丈會有　詔開武英殿試中書諸當路率推轂少翁籍名待次既遇先師都市申嚮者言若在尚方幸一染指足矣無寧望君之腹後將噬臍時陶秉一顧秩宗親近用事乃索少翁方藥進之齋宮且日縞帶何爲君不斵玉而玉至矣少翁力謝不可藉令亡驗且干文成之誅師又言此中有至人二少翁遇之白雲觀一日顚中一日金陽金陽乃授刀圭發最上一乘之秘授畢申戒如初少翁則以古之大隱居朝吾其爲環中隱遂藉奉使歷嵩華取道漢中聞沔縣故有王母祠去縣三舍皆鳥道乃挾僕夫往始

望隱絶不容足至則陂陁可登日昃抵古祠一叟黃冠端坐少翁稽首始進而與之言此玄君師謂毋祠非王毋也少翁膝席問道叟哂曰汝出仙胤汝師通微顯化真人爲余石交故不避君耳口授真訣直指天元悉發石函無復餘蘊授畢申戒如初乃畀以黃精瀋一升令僕夫削竹籤引庭柯各得一缶黎明乃別辨色入鄜居人謂信宿何留僅一夕耳詰朝再至率履圮巉巖一菴頹然惟魁父之石離立舉首則壘書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末署玄玄師書方外聞陽陽子以日者游日鬻卜數百錢輙賙不

給少翁遇之岱岳師事之師曰君既得師且得道吾祖素王二十八世孫也未嘗以道名吾友西蜀郁眞人名守一號蘆菴其人受訣上仙足以發君多聞之所未逮吾悉授君矣申戒愈益諄諄既由北岳出燕關自削仕籍會司城籍紀寺人宅得通微顯化眞人像其應甚奇其上有　英廟璽書少翁始辨眞人賜號玄玄師所友即先師也因佩師訓卜居通都以求藥品以固形骸從而周游求侶結侶求資乃自王侯卿相以及甿隷緇黃靡所不親自燕代幽并趙魏秦晉齊梁荆楚吳越甌閩百粵三川靡所不至至則懸

壺市藥一粒一緡遇㒸諸顯者倍之顯而有急者又倍客言疇昔嘗散千金者豈毋胡為乎以一匕而競錐刀少翁笑曰吾無他技非此吾何以糊其口於四方吾不貳價要之託此名以玩世不啻陸沉手起千人貧乏無所索嘗試諸臧獲或耄而孺或禿而鬒其京師嘗劑一比丘尼投里婦胎舉一赤子生三月而少翁至輒揚聲呼少翁其家異之少令出家歸翊教寺星四周無所遇將倦游則以太嶽太和山學道者之淵藪也乃購地元君殿左築室八楹範金為玄君像一尊四將咸具各高七尺屬住持周進禮供奉之居七年供

諸方外往來者以億萬計嘗坐自然菴丞室室中奉
純陽真人俄一異人入室中鬚一莖下垂及趾少翁
跽而問道異人長太息曰知之非難行之爲難又問
曰惟天無親親于有德凡三問異人盱衡語曰子故
有三耳卽七竅已得六通特未達一間吾當一吷顧
子之先師爲政無所事吾吾特舉其全耳授畢申戒
如初問姓名乃指室中像少翁九頓首不知所之大
僕故丞滁樂滁有佳山水小築烏衣巷少翁當室拓
而大之更築二區一爲仙史館一爲濯木園中園立
真人祠祠逍遥公也左爲黄庭舍右爲驪珠室水月

亭祠後爲梅雪樓則大僕有夙徵矣館授二子亦中分之長曰多聞居籛居仲曰升聞居鏗居當是時舉孫民正民至民立民玉凡四少翁自言吾以獨子將受發幸遇至人而生乃令子姓林林即不仙爲不死矣少翁三入歙主函中拜眞人祠復蜀源墓屬余討舊史氏爲之立傳主碑墓既封且爲之立碣往余禮少翁于白嶽意其年僅及彊既相與抵掌而論 先朝則先余詔 闕下者十年矣即行年七十以上不啻也少翁自言閱人多矣視余乃始莫逆於心余先世亦出神明門戶之盛有若秦晉嚴雲門玉笥之間

二三代起越國寥寥千載閒乎其未有聞先司馬貧出世之資卒老人間世余小子少未聞道中年而學無生楊氏多歧漫無適主以是而希至道猶之以蚤負山要之惟余小子獨知少翁故爲少翁立傳

共程傳

在謚法執事堅固曰共共姜之所爲共其節固矣厥有從一不貳以若節特聞歷二千年而有共程則吾宗王毋行也程出忠壯公後王梘塘新都世家則二姓爲秦晉共程曾大父公善吾大父皆贈侍郎父曰嗣息受室貝白里吾宗台日時揚公遷巖鎮至恂公義甚

高貲築舍以居貧宗務振人之急事聞所部書棹楔表其閭恂子良玠以末疾痼終身家乃不造息子二伯鉌仲欽伯子逆共程獨當戶共程謂君家故受賈非賈何以治生遂解橐中裝佐伯子賈伯子曰善就近而賈海陽縣致千金者三稱良賈矣既復以質劑出入徙宛陵居數載一再倍之庶幾纂乃祖服無何而瘵亟歸就醫共程為之贖湯藥禱神祇心力既殫幸保勿藥仲子代賈則與土著有違言釋業竟歸白家大人趣伯亟出會天寒大雨雪至栢嶺不能前乃杖枯竹測雪淺深踸踔而進中道疾復作至宛陵浸

深力疾而理歲會月要努益甚自顧無起色輿疾而
歸共程爲之贖湯藥禱神祇不遺餘力姑入閒者因
而生心凡諸伯子所需什不得一伯子怏怏彊顏解
之越三年而伯子亡共程年二十有七二女呱呱耳
逝將繫組以殉黃泉門內外親曲諭百端卒不應會
毋鄭來唁涕泣而告之曰良人見背且無遺孤即自
經亦若敖氏之鬼耳雖有內郤毋亂大謀異日者而
叔再索得男其一可爲良人後良人無子而有子血
食在焉視匹婦之諒徑庭矣共程唯唯大事乃襄曰
閉閣擁二女雞煦沫之凡百無所預姑主先入庭內

勃谿繼以惡聲殆不絕口而祀如綫絕矣恤緯何爲其程不渝則殺其衣食不渝則毀其器用又不渝則蹴蹦其房皇其程度且不容乃因毋黨而告諸宗長老諸宗長老讓舅若非伯子無以爲家顧茲中興唯伯子力不幸中道即世骨肉未寒忍逼而婦婦他人吾宗安用彼舅亦爲之扼腕謝不及知于是諸宗長老主盟爲舅畫䇲面命仲子爲約約以六百緡爲嫠毋女貲歲以子錢六之二給嫠爲二女存其餘以待嫁署赫蹏二一授仲子一授其程其程賴是少安則以舅在及仲舉二子其程復籍毋黨及諸宗長老請

于舅立仲次子一深以後良人里婦以其私問曰之
人也善忘疇子其子共程則曰未亡人可須臾無死
者爲良人世祀謀終不以釋憾故而覊良人此吾始
願也舅既沒共程一女殤姑詩如初復逼之嫁共程
誓自决諸宗長老同伐其謀歲給之貲減舅什八九
息女既字如約請治裝資仲子徉應之卒不予共程
悉出伯子故橐僅成禮而行既爲嗣子一深納吳氏
婦舅遺家人産固當中分仲操利權給㸑之外無奇
羨一深吶吶事共程不啻所生比居庭姑婦由由安
也諸宗長老又言共程備嘗險阻艱難顧知大體狥

公義屋圮矣伯子將葺之而未遑既水復侵圮益甚
共程歎曰嘻自我而失良人心不義遂脫簪珥以倡
近屬得二十緡是舉也堂構爲重刀布爲輕即丈夫
難矣申包胥之言曰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處士
以伯子與伯子以代仲子天使共程無從須而死乃
竟不夭卒奉毋氏言將有待也及不得于姑氏即九
折其無如舅奪公議孤寡僅存已復中渝天未定耳
乃若不脩宿怨慨然立仲子之子而後之即哲婦或
有褊心宜不及此乃今有子有婦相忘于毋子姑婦
之間天道昭昭久而後定非人力也不佞將爲近屬

譜故立傳而載之

叢睦汪毋吳孺人傳

不佞道昆受命諸宗長老爲近屬譜凡諸内則皆得與聞叢睦出士明公鼎足而分若屈昭景大叔父以從事直　殿其名學忠受室谿南則吳孺人也歲壬辰秋八月幾望孺人以天年終女史布狀以告司書概舉其聖善將載諸宗祏孺人毋儀婦順悉備大者無如廣胤以昌吾宗其始結縭年僅十五居七年所舉一女而殤自以孱然若將不勝懼不宜子越國之宗祀重矣無寧以一人故而閼之于是遞進如孺人

者二人䌸以內雍雍如也居有頃張姬一再索皆得
男一索得女王姬再索皆女孺人率乳哺之襁褓之
食之教之既而納冢婦黃介婦佘佘倍二子以唐繼
長女歸吳太學繼芝無祿蚤世次女歸許舍人立功
是爲執政少傅公子季女歸吳太學夷仲是爲余內
兄子孺人視二子則子二婦則婦二孫則孫三女則
女三甥則甥若子若婦若孫若女若甥恃孺人毋之
不啻其所自出鳲鳩之愛本之乎壹心孺人是已人
言吾宗有造則孺人昌阜之長子一鵬以國子入鴻
臚署次子一鶚籍郡諸生和氣致祥內德茂矣女史

又言孺人始饋特豚即奉姑湯藥姑目召新婦亟進
屏諸御人比執姑喪易不勝戚遇舅內嬖下姑一等
遇伯姒無違言伯氏故受博士詩中道而殞孺人柎
立子長矣則以孟當戶季習博士家言命之曰伯考
數奇所不足者非力學也孺子將瞑尔大父于九地
勉矣勿忘季及師門授幣授脩授卮授廪夜讀則命
焚膏烹茗遞進飢授糈寒授爐季婦佘亡孺人代撫
二息子有加愛里中素封相望從事公故饒孺人不
居其贏其自奉㪺矣褻服猶衣大布從事公請易以
綃則謝曰吾不干其躬之美而美吾衣是殆斷機衣

繡者耳吾將令後世師吾儉也寧詎作法于奢至若賓客往來鄉隣緩急即家丈人爲政孺人率自庭內辨應之黃氏姑故大家業中落析而獨爨孺人逆之旁舍衣食之終其身且撫其孫爲之納婦里有程媼發而貧孺人閔焉恤之遂依孺人以老及疾幾殆飾巾待期豫以倉箱扃鑰歸從事公啓而視之井井各以其所迄于永訣訓季以正言吾方待孺子而大吾門今不逮矣人子之所夙夜無忝尓所生孚而化翼而飛生之屬也異日者决扶搖而上庶幾乎無忝哉而毋瞑矣司馬氏曰吾宗出潁川文王周公之後也

周南始關雎而亂麟趾褎然而首國風成周有道之
長由內治始螽斯樛木壹稟于閨門顧太姒之百斯
男本支具在孺人諸子女皆庶也屬之毛離之裏不
亦烝烝乎厚哉少傅公以詩起家深于詩者也素車
而出臨孺人喪聞余言而頷之司馬氏是可與言詩
矣